



↑莊萬壽外公施象（1877-1937）員林雜貨店。

名家專欄

莊萬壽 痕迹錄

鹿港施家的原創與嗣子

莊萬壽

少

年時，讀《莊子》，知影人人惡之的鼠肝、蟲臂，其實無異於人的器官，只是我真驚鼠，真驚蟲。年齒漸長，自然之物慢慢毋驚。在舊厝，我曾與鼠及其屎共生，只憐惜鼠之死，我用手給丟棄。我自覺已化成的禪師說的驢糞、屎蟲。每夜何嘗不是擁抱著屎、蟲而眠？我可以在飯時，任人講述世界最髒的物件，應該也可以忍受一盤米田共置於我桌前。超越視覺與聽覺，然而我不能忍受嗅覺，尤其是屎味。

我母系的祖先，生活在尿畷（くいせ，糞坑台語音同「學」）中近百年，不是不聞其臭，而是已不知其臭。別人避之唯恐不及，身為子孫的我，不知如何想像當年的歲月。重視門第的南朝武將到彥之曾擔糞為生，他的孫子到溉，仍被罵「尚有餘臭」。然而所有勞動者的汗水都是臭的。1935年，做木工中的老爸緊急抱著二歲垂死的五兄「赤業」，從鹿港輾轉趕到台中的醫院，日本醫生叱責：「好臭！退後！」，這是おかあさん（母親）一再提起的往事。

母親施喜生於1899年，其先人號稱五代，記性好的她，追述：「泉州錢江的施念（約1762-1812），年約二十與宗親施笑渡海來鹿港住街尾，褲頭結十八仙，稱「十八仙（錢）過台灣」，先在豆乾店做雜差仔，後沿街叫賣火油，成家，接來唐山的老母。二、三代則不知其人，四代施虎（1837-1892），已在經營豬屎割（刈），人稱「豬屎虎」，可能第三代祖亦做屎割或不可知。

施虎元配生一女，早死，再娶呂愛（約1839-1901）無子，約1880年抱養草港的女童黃爐，及埔鹽廂子的同宗之子施象（1877-1937）為嗣子，繼承家業，人稱「豬屎象」，即相片的主人

翁。大約在1924年搬到員林前，就不做屎割，「豬屎」是我母親施家近百年（？）的家號。

屎割，指穀菜施肥糞便的買賣，是豬屎為主的牲畜肥與人的水肥。農家多養豬，豬肥人肥除了自用外，還可賣或讓出。有撿豬屎的人也會賣給屎割，屎割再賣給用肥多的農戶、地主，由人（豬）糞到水稻的循環，也是出身埔鹽的同宗施添福教授稱為「用糞的生態系」。

施家世居街尾青雲路側。西南臨地藏王廟，屎畧在廟西南，是鹿港南郊，附近有菜園、水田，其南有舊港溝，有運輸、通風之利，一窟一窟的屎畧，並非只有施虎、施象一家。1920年代，隨日本市區改正，街尾

的屎畧，遂逐漸外移。

祖父施象於1888年與逗陣長大的新婦仔（童養媳）黃爐結房，次年生下我母施喜。事實兩人關係並不好，施象早在1898年就與外面女子黃寶生一女秀鶴，阮這輩叫「姨仔」。當時或許是在母親呂愛的壓力下，才與黃爐成親，報夫妻的戶籍。母親一兩歲會叫「阿嬤」，呂愛很疼，不久便過世。施象的兩個女人戰爭由是更加激烈，然黃爐有名分而沒有籌碼。

施象長期與黃寶在外同居，也可能無力兼顧本家妻女。黃爐、施喜只好一日兩頓番薯籤糜，在家紡紗線、縫香包、打林投笠仔。

日本臨台之初，母親仍纏足，兩小腳母女到海邊撈枯木、海灘拾水產。街尾同宗序

大看不過去，為母女講話，要求施象至少每月要給二圓、米三斗。但施象常未按月給。我母是街尾美女，從小凡鹿港鬧熱，常化妝人物上藝閣遊街，且手靈巧、精於女紅。有富家子弟來提親，黃爐一定要求招贅，她才有所依靠。

1914年冬，父親莊泉半招贅進施家，所以施象也是我的內公。父莊泉右臉有紅斑，施喜難違母命而順受。父識字能文，當時在大和辜家做雕花桌椅，月給約達二十圓，照顧莊家，並奉養妻家有餘。

原來1912年辜顯榮厚禮招聘台灣、唐山著名匠師至鹿港辜家製作供玩賞的鏤空精細花鳥人物的桌椅、櫃子，要送給日本內閣大臣、台灣總督佐久間與屬下。父親年二十一、隨其師父施九鍊以及李世順（李松林之伯父）等還有唐山師共十、二十人進辜

家工作，前後四年，辜顯榮常到工場探視與師父都熟悉、開講，他向父親說：「我予你娶某！」（按父母音帶，待整理）。必須一提的是唐山潮州府大師父邱雙林帶徒弟渡台，其中大埔人客家的張構同時亦入贅於施象的大女兒，成為我的姨丈，這一批雕花工匠，多留在台灣。辜家曾送每一個師父一幅木雕成品相片玻璃框，父親帶到台北，1918年搬家，我看到似六角雕桌，可惜丟掉了。（一張大桌要做半年）

我是魁子，父母四、五十歲才生我，八歲離鄉，我對父母親友之故舊多不識、無往來。如二姊嫁給名彩繪師郭新林之子。父親過身後，我訪世交李松林師，父親每年清明返鄉掃墓，都住李家。他提起我阿公與他阿伯，在「玉如意」北管館閣，施象扮花臉的單雄信。這是我年少愛讀的《隋唐演義》的



↑莊萬壽外公 1937（昭和 12）萬曆月日逝世後出山彰化員林。

你一定會記得宜仔、泉仔生九個，死七個驚破膽的悲慘。

阿公你一定沒料到你近140歲的冥誕，你未看過的孫也已77歲，你的事跡與相片因有這孫子而予不驚臭的豬屎家風傳世。

阿公你擔屎、吃苦、憐香、惜玉、風趣、放蕩、扮戲、曲藝、煙酒、商才十全十美，孫仔全沒有你的遺傳天份，我們易時而生，今日社會將屬於你最適宜的舞台。

2015. 9. 6 夜長榮
大學名譽講座教授 莊萬壽

悲劇英雄。想到母親說阿公愛唱曲、唱亂彈、賣過鑼鼓，北管要用鑼鼓。這相片可能是他死（1937年）前的一張在員林所開雜貨店總鋪抽煙草槍（有煙袋）的相片，店開在市場內，賣碗盤、炊器、文具、樂器，相中祖父後木架上有絃仔（？）和四個鼓……他愛飲酒，死於腦充血，床上有「台灣專賣局」的？酒，（識者請相告）。舊曆4月18日去世，出喪相片有四張，三張同一地點，是大陸與圳溝的交會，我選有轎的（疑是埔鹽生父母家的外家或女眷），有Bus站牌，（？山バス）「停留所」老員林的長者，是否知道何處？

來自唐山的姨丈，後來在員林亦開店賣蜜餞、山產。戰後，女兒嫁到南投國姓，姨

仔與兒子也搬上山種梅子。四十年前我上山看姨仔，原來員林、國姓都是客家鄉，與大埔人的客家姨丈有關。如今她的子孫們如當年看到的梅花瓣，不知飄到何方？

施虎，我曾祖。無子，有一女一婿，仍然抱養沒有血緣的施象為嗣子，繼承他「豬屎」家業。而施象有二女二婿，亦無子，卻認已十幾歲的其弟之子施中為嗣子，繼承財產、商店，最後了了了，兩個親女兒分文未得，母施喜認命蓋章拋棄繼承。日本時代有現代法律了，台灣人卻還是清國的父權封建思想。

「豬屎象」阿公，你一定沒預料，你過身二年，你已四十歲的女兒施喜（宜仔）又生了個查甫孫，而且能奇蹟的活大漢到老，